

全本

二十四史

旧唐书
旧五代史

新唐书



(宋)薛居正 著

舊五代史

延边人民出版社

旧五代史目录

旧五代史卷一	梁书一太祖本纪一	(1)
旧五代史卷二	梁书二太祖本纪二	(4)
旧五代史卷三	梁书三太祖本纪三	(7)
旧五代史卷四	梁书四太祖本纪四	(9)
旧五代史卷五	梁书五太祖本纪五	(12)
旧五代史卷六	梁书六太祖本纪六	(13)
旧五代史卷七	梁书七太祖本纪七	(15)
旧五代史卷八	梁书八末帝本纪上	(16)
旧五代史卷九	梁书九末帝本纪中	(19)
旧五代史卷十	梁书十末帝本纪下	(21)
旧五代史卷十一	梁书十一后妃列传第一	(23)
旧五代史卷十二	梁书十二宗室列传第二	(23)
旧五代史卷十三	梁书十三列传第三	(24)
旧五代史卷十四	梁书十四列传第四	(27)
旧五代史卷十五	梁书十五列传第五	(29)
旧五代史卷十六	梁书十六列传第六	(32)
旧五代史卷十七	梁书十七列传第七	(34)
旧五代史卷十八	梁书十八列传第八	(35)
旧五代史卷十九	梁书十九列传第九	(37)
旧五代史卷二十	梁书二十列传第十	(39)
旧五代史卷二十一	梁书二十一流传第十一	(41)
旧五代史卷二十二	梁书二十二列传第十二	(44)
旧五代史卷二十三	梁书二十三列传第十三	(46)
旧五代史卷二十四	梁书二十四列传第十四	(48)
旧五代史卷二十五	唐书一武皇纪上	(49)
旧五代史卷二十六	唐书二武皇纪下	(52)
旧五代史卷二十七	唐书三庄宗纪第一	(55)
旧五代史卷二十八	唐书四庄宗纪第二	(57)
旧五代史卷二十九	唐书五庄宗纪第三	(60)
旧五代史卷三十	唐书六庄宗纪第四	(62)
旧五代史卷三十一	唐书七庄宗纪第五	(64)
旧五代史卷三十二	唐书八庄宗纪第六	(66)
旧五代史卷三十三	唐书九庄宗纪第七	(69)
旧五代史卷三十四	唐书十庄宗纪第八	(71)
旧五代史卷三十五	唐书十一明宗纪第一	(73)
旧五代史卷三十六	唐书十二明宗纪第二	(75)
旧五代史卷三十七	唐书十三明宗纪第三	(77)

旧五代史卷三十八	唐书十四明宗纪第四	(79)
旧五代史卷三十九	唐书十五明宗纪第五	(81)
旧五代史卷四十	唐书十六明宗纪第六	(83)
旧五代史卷四十一	唐书十七明宗纪第七	(85)
旧五代史卷四十二	唐书十八明宗纪第八	(87)
旧五代史卷四十三	唐书十九明宗纪第九	(89)
旧五代史卷四十四	唐书二十明宗纪第十	(91)
旧五代史卷四十五	唐书二十一闵帝本纪	(93)
旧五代史卷四十六	唐书二十二末帝纪上	(94)
旧五代史卷四十七	唐书二十三末帝纪中	(98)
旧五代史卷四十八	唐书二十四末帝纪下	(100)
旧五代史卷四十九	唐书二十五后妃列传第一	(102)
旧五代史卷五十	唐书卷二十六宗室列传第二	(103)
旧五代史卷五十一	唐书卷二十七列传第三	(104)
旧五代史卷五十二	唐书卷二十八列传第四	(105)
旧五代史卷五十三	唐书卷二十九列传第五	(107)
旧五代史卷五十四	唐书卷三十列传第六	(109)
旧五代史卷五十五	唐书卷三十一列传第七	(110)
旧五代史卷五十六	唐书卷三十二列传第八	(112)
旧五代史卷五十七	唐书卷三十三列传第九	(114)
旧五代史卷五十八	唐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十	(116)
旧五代史卷五十九	唐书卷三十五列传第十一	(118)
旧五代史卷六十	唐书卷三十六列传第十二	(120)
旧五代史卷六十一	唐书卷三十七列传第十三	(122)
旧五代史卷六十二	唐书卷三十八列传第十四	(124)
旧五代史卷六十三	唐书卷三十九列传第十五	(125)
旧五代史卷六十四	唐书卷四十列传第十六	(127)
旧五代史卷六十五	唐书卷四十一列传第十七	(129)
旧五代史卷六十六	唐书卷四十二列传第十八	(130)
旧五代史卷六十七	唐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九	(132)
旧五代史卷六十八	唐书卷四十四列传第二十	(134)
旧五代史卷六十九	唐书卷四十五列传第二十一	(136)
旧五代史卷七十	唐书卷四十六列传第二十二	(138)
旧五代史卷七十一	唐书卷四十七列传第二十三	(140)
旧五代史卷七十二	唐书卷四十八列传第二十四	(141)
旧五代史卷七十三	唐书卷四十九列传第二十五	(143)
旧五代史卷七十四	唐书卷五十列传第二十六	(144)
旧五代史卷七十五	晋书一高祖纪第一	(145)
旧五代史卷七十六	晋书二高祖纪第二	(147)
旧五代史卷七十七	晋书三高祖纪第三	(151)
旧五代史卷七十八	晋书四高祖纪第四	(153)

旧五代史卷七十九	晋书五高祖纪第五	(155)
旧五代史卷八十	晋书六高祖纪第六	(157)
旧五代史卷八十一	晋书七少帝纪第一	(159)
旧五代史卷八十二	晋书八少帝纪第二	(161)
旧五代史卷八十三	晋书九少帝纪第三	(163)
旧五代史卷八十四	晋书十少帝纪第四	(165)
旧五代史卷八十五	晋书十一少帝纪第五	(167)
旧五代史卷八十六	晋书十二后妃列传第一	(169)
旧五代史卷八十七	晋书十三宗室列传第二	(169)
旧五代史卷八十八	晋书十四列传第三	(169)
旧五代史卷八十九	晋书十五列传第四	(172)
旧五代史卷九十	晋书十六列传第五	(175)
旧五代史卷九十一	晋书十七列传第六	(178)
旧五代史卷九十二	晋书十八列传第七	(181)
旧五代史卷九十三	晋书十九列传第八	(183)
旧五代史卷九十四	晋书二十列传第九	(185)
旧五代史卷九十五	晋书二十一列传第十	(188)
旧五代史卷九十六	晋书二十二列传第十一	(190)
旧五代史卷九十七	晋书二十三列传第十二	(192)
旧五代史卷九十八	晋书二十四列传第十三	(194)
旧五代史卷九十九	汉书一高祖纪上	(198)
旧五代史卷一百	汉书二高祖纪下	(199)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	汉书三隐帝纪上	(201)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	汉书四隐帝纪中	(203)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	汉书五隐帝纪下	(204)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	汉书六后妃列传第一	(207)
旧五代史卷一百五	汉书七宗室列传第二	(207)
旧五代史卷一百六	汉书八列传第三	(208)
旧五代史卷一百七	汉书九列传第四	(210)
旧五代史卷一百八	汉书十列传第五	(212)
旧五代史卷一百九	汉书十一列传第六	(214)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	周书一太祖纪第一	(216)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一	周书二太祖纪第二	(220)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二	周书三太祖纪第三	(221)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三	周书四太祖纪第四	(224)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四	周书五世宗纪第一	(226)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五	周书六世宗纪第二	(228)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六	周书七世宗纪第三	(231)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七	周书八世宗纪第四	(233)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	周书九世宗纪第五	(235)
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九	周书十世宗纪第六	(236)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	周书十一恭帝本纪	(237)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一	周书十二后妃列传第一	(239)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二	周书十三宗室列传第二	(240)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三	周书十四列传第三	(240)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四	周书十五列传第四	(242)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五	周书十六列传第五	(245)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	周书十七列传第六	(247)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七	周书十八列传第七	(249)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八	周书十九列传第八	(250)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九	周书二十列传第九	(252)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	周书二十一流传第十	(254)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一	周书二十二列传第十一	(256)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二	世袭列传第一	(258)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	世袭列传第二	(260)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	僭伪列传第一	(263)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	僭伪列传第二	(266)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	僭伪列传第三	(268)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七	外国列传第一	(270)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八	外国列传第二	(272)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九	志一	(273)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	志二	(276)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一	志三	(279)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二	志四	(281)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三	志五	(283)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四	志六	(285)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	志七	(287)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六	志八	(289)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七	志九	(290)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	志十	(293)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九	志十一	(295)
旧五代史卷一百五十	志十二	(298)

旧五代史卷一 梁书一

太祖本纪一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姓朱氏，讳晃，本名温，宋州杨山人。其先舜司徒虎之后，高祖黯，曾祖茂琳，祖信，父诚。帝即诚之第三子，母曰文惠王皇后。以唐大中六年岁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于砀山县牛沟里。是夕，所居庐舍之上有赤气上腾，里人望之，皆惊奔而来，曰：“朱家火发矣。”及至，则庐舍俨然。既入，邻人以诞孩告，众咸异之。昆仲三人，俱未冠而孤，母携养寄于萧县人刘崇之家。帝既壮，不事生业，以雄勇自负，里人多厌之。崇以其慵惰，每加遣杖。唯崇母自幼怜之，亲为栉发，尝诫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汝辈当善待之。”家人问其故，答曰：“我曾见其熟寐之状，化为一赤蛇。”然众亦未之信也。

唐僖宗乾符中，关东荐饥，群贼啸聚。黄巢因之起于曹、濮，饥民愿附者凡数万。帝乃辞崇家，与仲兄存俱入巢军，以力战屡捷，得补为队长。

唐广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黄巢陷长安，遣帝领兵屯于东渭桥。是时，夏州节度使诸葛爽率所部屯于栌阳，巢命帝招谕爽，爽遂降于巢。

中和元年二月，巢以帝为东南面行营先锋使，令攻南阳，下之。六月，帝归长安，巢亲劳于蒲上。七月，巢遣帝西拒邠、岐、郾、夏之师于兴平，所至皆立功。

二年二月，巢以帝为同州防御使，使自攻取。帝乃自丹州南行，以击左冯翊，拔之，遂据其郡。时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屯兵数万，纠合诸侯，以图兴复。帝时与之邻封，屡为重荣所败，遂请济师于巢。表章十上，为伪左军使孟楷所蔽，不达。又闻巢军势蹙，诸校离心，帝知其必败。九月，帝遂与左右定计，斩伪监军使严实，举郡降于重荣。重荣即日飞章上奏，时僖宗在蜀，览表而喜曰：“是天赐予也。”乃诏授帝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赐名全忠。自是率所部与河中兵士偕行，所向无不克捷。

三年三月，僖宗制授帝宣武军节度使，依前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仍令候收复京阙，即得赴镇。四月，巢军自蓝关南走，帝与诸侯之师俱收长安，乃率部下一旅之众，仗节东下。七月丁卯，入于梁苑。是时帝年三十有二。时蔡州刺史秦宗权与黄巢余孽合从肆虐，共围陈州，久之，僖宗乃命帝为东北面都招讨使。时汴、宋连年阻饥，公私俱困。帑廩皆虚，外为大敌所攻，内则骄军难制，交锋接战，日甚一日。人皆危之，惟帝锐气益振。是岁十二月，帝领兵于鹿邑，与巢众相遇，纵兵击之，斩首二千余级，乃引兵入亳州，因是兼有谯郡之地。

四年春，帝与许州田从异诸军同收瓦子寨，杀贼数万众。是时，陈州四面，贼寨相望，驱掠编氓，杀以充食，号为“春磨寨”。帝分兵剿扑，大小凡四十战。四月丁巳，收西华寨，贼将黄鄯单骑奔陈。帝乘胜追之，鼓噪而进。会黄巢遁去，遂入陈州，刺史赵犖迎于马前。俄闻巢党尚在陈北故阳垒，帝遂迓归大梁。是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诏，统骑军数千同谋破贼，与帝合势于中牟北邀击之，贼众大败于王满渡，多束手来降。时贼将霍存、葛从周、张归厚、张归霸皆匍匐于马前，悉有而纳之，遂逐残寇，东至于冤句。

五月甲戌，帝与晋军振旅归汴，馆克用于上源驿。既而备犒宴之礼，克用意骄任气，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围而攻之。会大雨雷电，克用因得于电光中逾垣遁去，惟杀其部下数百人而已。

六月，陈人感解围之惠，为帝建生祠堂于其郡。是岁，黄巢虽歿，而蔡州秦宗权继为巨孽，有众数万，攻陷邻郡，杀掠吏民，屠杀之酷，更甚巢贼，帝患之。七月，遂与陈人共攻蔡贼于潞水，杀数千人。九月己未，僖宗就加帝检校司徒、同平章事，封沛郡侯，食邑千户。

光启元年春，蔡贼掠毫、颍二郡，帝帅师以救之。遂东至于焦夷，败贼众数千。生擒贼将殷铁林，巢首以徇军而还。三月，僖宗自蜀还长安，改元光启。四月戊辰，就加帝检校太保，增食邑千五百户。十二月，河中、太原之师逼长安，观军容使田令孜率僖宗出幸凤翔。

二年春，蔡贼益炽。时唐室微弱，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故宗权得以纵毒，连陷汝、洛、怀、孟、唐、邓、许、郾，围圜数千里，殆绝人烟，惟宋、毫、滑、颍仅能固守而已。帝累出兵与之交战，然或胜或负，人甚危之。

三月庚辰，僖宗降制就封帝为沛郡王。是月，僖宗移幸兴元。

五月，嗣襄王煊僭即帝位于长安，改元为建贞。遣使赍伪诏至汴，帝命焚之于庭。朱玘、襄王果败。

七月，蔡人逼许州，节度使鹿宴弘使来求救，帝遣葛从周等率师赴援。师未至而城陷，宴弘为蔡贼所害。

十一月，滑州节度使安师儒以息于军政，为部下所杀。帝闻之，乃遣宋珍、李唐宾袭而取之，由是遂有滑台之地。十二月，僖宗降制就加帝检校太傅，改封吴兴郡王，食邑三千户。

是岁，郑州为蔡贼所陷，刺史李藩单骑奔奔，帝宥而纳之，以为行军司马。宗权既得郾，益骄，帝遣裨将逄于金堤驛，与贼相遇，围击之，贼众大败，追至武阳桥，斩首千余级。帝每与蔡人战于四郊，既以少击众，常出奇以制之，但患师少，未快其旨。宗权又以已众十倍于帝，耻于屡败，乃誓众坚决以攻夷门。既而获蔡之谍者，各知其事，遂谋济师焉。

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为滑州刺史。俾募兵于东道，且虑蔡人靠其麦苗，期以夏首回归。珍既至滑、楸，旬日之内，应募者万余人。又潜袭青州，获马千匹，铠甲称是，乃鼓行而归。四月辛亥，达于夷门，帝喜曰：“吾事济矣。”是时，贼将张晁屯于北郊，秦贤屯千板桥，各有众数万，树栅相连二十余里，其势甚盛。帝谓诸将曰：“此贼方今息师蓄锐以俟时，必来攻我。况宗权度我兵少，又未知珍来，谓吾畏怯，止于坚守而已。

今出不意，不如先击之。”乃亲引兵攻秦贤寨，将士踊跃争先，贼果不备，连拔四寨，斩首万余级，时贼众以为神助。庚午，贼将卢瑋领万余人于圃田北万胜戍夹汴水为营，跨河为梁，以扼运路。帝择精锐以袭之。是日昏雾四合，兵及贼垒方觉，遂突入掩杀，赴水死者甚众，卢瑋自投于河。河南诸贼连败，不敢复驻，皆并在张晁寨。自是聚寇皆怀震怖，往往军中自相惊乱。帝旋师休息，大行犒赏，由是军士各怀愤激，每遇敌无不奋勇。

五月丙子，出酸枣门，自卯至未，短兵相接，贼众大败，追斩二十余里，僵仆相枕。宗权耻败，益纵其虐，乃自郑州亲领突将数人，迺入张晁寨。其日晚，大星陨于贼垒，有声如雷，辛巳，兖、郓、滑军士皆来赴援，乃陈兵于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蔡人望之，不敢出寨。翌日，分布诸军，齐攻贼寨，自寅至申，斩首二万余级。会夜收军，获牛马、辎重、生口、器甲不可胜计。是夜宗权、晁遁去，迟明追之，至阳武桥而还。宗权至郑州，乃尽焚其庐舍，屠其郡人而去。始蔡人分兵寇陕、雒、孟、怀、许、汝、皆先据之，因是败也，贼众恐惧，咸弃之而遁。帝乃慎选将佐，俾完葺壁垒，为战守之备，于是远近流亡复归者众矣。是时，扬州节度使高骈为裨将毕师铎所害，复有孙儒、杨行密互相攻伐，朝廷不能制，乃就加帝检校太尉，兼领淮南节度使。

九月，亳州裨将谢殷逐刺史宋衮，自据其郡，帝亲领军屯于太清宫，遣霍存讨平之。帝之御蔡寇也，郓州朱瑄、兖州朱瑾皆领兵来援。及宗权既败，帝以瑄、瑾宗人也，又有力于己，皆厚礼以归之。瑄、瑾以帝军士勇悍，私心爱之，乃密于曹、濮界悬金帛以诱之，帝军利其货而赴者甚众，帝乃移檄以让之。朱瑄来词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以惩其奸。未几，珍伐曹州，执刺史丘礼以献，遂移兵围濮。兖、郓之衅，自兹而始矣。

十月，僖宗命水部郎中王赞撰纪功碑以赐帝。是月，帝亲骑数千巡师于濮上，因破朱瑄援师于范县。丁未，攻陷濮州，刺史朱裕单骑奔郓。寻为郓人所败，逾月乃还。

十二月，僖宗遣使赐帝铁券，又命翰林承旨刘崇望撰德政碑以赐帝。

闰月甲寅，帝请行军司马李璠权知淮南留后，乃遣大将郭言领兵援送以赴扬州。

文德元年正月，帝率师东赴淮海，行次宋州，闻杨行密已拔扬州，遂还。是时，李璠、郭言行至淮上，为徐戎所扼，不克进而还。帝怒，遂谋伐徐。

二月丙戌，僖宗制以帝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繇是诸镇之师，皆受帝之节制。

三月庚子，昭宗即位。是月，蔡人石璠领万众以剽陈、亳，帝遣朱珍率精骑数千擒璠以献。

四月戊辰，魏博乐彦桷失律，其子从训出奔相州，使来乞师。帝遣朱珍领大军济河，连收黎阳、临河二邑。既而魏军推小校罗弘信为帅。弘信既立，遣使送款于汴，帝优而纳之，遂命班师。是月，河南尹张全义袭李罕之于河阳，克之。罕之单骑出奔，因乞师于太原，李克用为发万骑以援之。罕之遂收其众，偕晋军合势，急攻河阳。全义危急，遣使求救于汴，帝遣丁会、牛存节、葛从周领兵赴之，大战于温县，晋人与罕之俱败。于是河桥解围，全义归于河阳，因以丁会为河阳留后。

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检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户。戊辰，诏改帝乡曰衣锦乡，里曰沛王里。是月，帝以兼有洛、孟之地，无西顾之忧，将大整师徒，毕力诛蔡。会蔡人赵德谨举汉南之地以归于朝廷，且遣使送款于帝，仍誓戮力同讨宗权。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德谨为蔡州四面副都统。又以河阳、保义、义昌三节度为帝行军司马，兼粮料应接使。至是，帝领诸侯之师会德谨以伐蔡贼于汝水之上，遂薄其城。五日之内，树二十八寨以环之，盖象列宿之数也。时帝亲临矢石，一日，飞矢中其左腋，血渍单衣，顾谓左右曰：“勿泄。”

九月，以粮运不继，遂班师。是时，帝知宗权残孽不足为患，遂移兵以伐徐。

十月，先遣朱珍领兵与时溥战于吴康镇，徐人大败，连收丰、萧二邑，溥携散骑驰入彭门。帝命分兵以攻宿州，刺史张友携符印以降。既而徐人闭壁坚守，遂命庞师古屯兵守之而还。是月，蔡贼孙儒攻陷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

龙纪元年正月，庞师古攻下宿迁县，进军于吕梁。时溥领军二万，晨压师古之军而阵，师古促战，败之，斩首二千余级，溥复入于彭门。

二月，蔡将申业遣使来告，缚秦宗权于帐下，折其足而囚之矣。帝即日承制以业为淮西留后。未几，业复为都将郭璠所杀。是月，璠执宗权来献，帝遣行军司马李璠、牙校朱克让槛送于长安。既至，昭宗御延喜楼受俘，既斩宗权于独柳树下。蔡州平。昭宗诏加帝食实封一百户，赐庄宅各一区。三月，又加帝检校太尉、兼中书令，进封东平王，赏平蔡之功也。

大顺元年四月丙辰，宿州小将张筠逐刺史张绍光，拥众以附时溥。帝率亲军讨之，杀千余人，筠遂坚守。乙卯，时溥出兵暴殄山县，帝遣朱友裕以兵袭之，败徐军三千余众，获沙陲援军石君和等三十人，斩于宿州城下。

六月辛酉，淮南孙儒遣使修好于帝，帝表其事，请以淮南节度授于儒焉。辛未，昭宗命帝为宣义军节度使，充河东东面行营招讨使，时朝廷幸臣张浚将兵讨太原故也。

八月甲寅，昭义都将冯霸杀沙陲所署节度使李克恭来降，帝请河阳节度使朱崇节为潞州留后。戊辰，李克用自率蕃汉步骑数万以围潞州，帝遣葛从周率骁勇之士，夜中衔枚攻围而入于潞。

九月壬寅，帝至河阳，遣都将李说引军趋泽、潞，行至马牢川，为晋人所败。帝又遣朱友裕、张全义率精兵至泽州北以为应援。既而崇节、从周弃潞来归。戊申，帝廷责诸将败军之罪，斩李说、李重胤以徇，遂班师焉。

十月乙酉，帝自河阳赴滑台。时奉诏将讨太原，先遣使假道于魏，魏人不从。先是，帝遣行人雷郾告余于魏，既而为牙军所杀。罗弘信惧，故不敢从命，遂通好于太原。

十二月辛丑，帝遣丁会、葛从周率众渡河取黎阳、临河，又令庞师古、霍存下淇门、卫县，帝徐以大军继

其后。

二年春正月，魏军屯于内黄。丙辰，帝与之接战，自内黄至永定桥，魏军五败，斩首万余级。罗弘信惧，遣使持厚币请和。帝命止其焚掠而归其俘，弘信由是感悦而听命焉。乃收军屯于河上。

八月己丑，帝遣丁会急攻宿州，刺史张筠坚守其壁，会乃率众于州东筑堰，壅汴水以浸其城。十月壬午，筠遂降，宿州平。

十一月丁未，曹州裨将郭绍宾杀刺史郭饒，举郡来降。是月，徐将刘知俊率众二千来降，自是徐军不振。

十二月，兖州朱瑾领军三万寇单父，帝遣丁会领大军袭之，败于金乡界，杀二万余众，瑾单马遁去。

景福元年正月，遣丁会于兖州界徙其民数千户于许州。

二月戊寅，帝亲征郛，先遣朱友裕屯军于斗门。甲申，次卫南，有飞鸟止于峻堞之上，鸣噪甚厉，副使李璠曰：“将有不如意之事。”是夜，郛州朱瑄率步骑万人袭朱友裕于斗门，友裕拔军南去。乙酉，帝晨救斗门，不知友裕之退，前至斗门者皆为郛人所杀。帝追袭郛人至瓠河，不及，遂顿兵于村落间。时朱瑄尚在濮州。丁亥，遇朱瑄率兵将归于郛，遂来冲击。帝策马南驰，为贼所追甚急，前有浚沟，跃马而过，张归厚援稍力战于其后，乃免。时李璠与都将数人皆为郛军所杀。

五月丙午，遣朱克让率众暴兖、郛之表。

十一月，遣朱友裕率兵攻濮州，下之，擒刺史邵儒以献，濮州平。遂命移军伐徐州。

二年四月丁亥，师古下彭门，累溲首以献。

八月，帝遣庞师古移兵攻兖，驻于曲阜，与朱瑾屡战，皆败之。

十二月，师古遣先锋葛从周引军以攻齐州，刺史朱威告急于兖、郛。既而朱瑄以援兵至，遂固其垒。

乾宁元年二月，帝亲领大军由郛州东路北次于鱼山。朱瑄觇知，即以兵迺至，且图速战。帝整军出寨，璠、瑾已阵于前。须臾，东南风大起，我军旌旗失次，甚有惧色，即令骑士扬鞭呼啸。俄而西北风骤发，时两军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纵火。既而火焰亘天，乘势以攻贼阵，瑄、瑾大败。杀万余人，余众拥入清河。因筑京观于鱼山之下，驻军数日而还。

二年正月癸亥，遣朱友恭帅师复伐兖，遂堑而围之。未几，朱瑄自郛率步骑援粮欲入于兖，友恭设伏以败之，尽夺其餉丁高吴，因擒蕃将安福顺、安福庆。

二月己酉，帝领亲军屯于单父，以为友恭之援。

四月，濠、寿二州复为杨行密所陷。是时，太原遣将史俨儿、李承嗣以万骑驰入于郛。朱友恭遂归于汴。

八月，帝领亲军伐郛，至大仇，遣前军挑战，设伏于梁山以待之。既而获蕃将史完府，夺马数百匹。朱瑄脱身遁去，复入于郛。

十月，帝驻军于郛，齐州刺史朱琼遣使请降，琼即瑾之从父兄也。帝因移军至兖，琼果来降。未几，琼为朱瑾所杀，掠而杀之，帝即以其弟玘为齐州防御使。

十一月，朱瑄复遣将贺瑰、柳存及蕃将何怀宝等万余人以袭曹州，庶解兖州之围也。帝知之，自兖领军策马先路至钜野南，追而败之，杀戮将尽，生擒贺瑰、柳存、何怀宝及贼党三千余人。是日申时，狂风暴起，沙尘沸涌，帝曰：“此乃杀人未足耳。”遂下令尽杀所获囚俘，风亦止焉。翼日，繁贺瑰等以示于兖，帝素知瑰名，乃释之，惟斩何怀宝于兖城之下，乃班师。

十二月，葛从周领兵复伐兖。既至，与朱瑾战于垒下，杀千余从，擒其将孙汉筠已下二十人，遂旋师。

三年正月，河东李克用既破郛州，欲谋争霸，乃遣蕃将张污落以万骑寨于河北之平县，声言欲救兖、郛。魏博节度使罗弘信患之，使来求援。

二月，帝领亲军屯于单父，会寒食，帝乃亲拜文穆皇帝陵于砀山县午沟里。

四月辛酉，河东泛涨，将坏滑城，帝令决堤岸以分其势为二河，夹滑城而东，为害滋甚。是月，帝遣许州刺史朱友恭领兵万人渡淮，以便宜从事。时洪、郛二州累遣使求援，故有是行。

五月，命葛从周统军屯于洹水，以备蕃军。

六月，李克用帅蕃汉诸军营于丘丘，遣其男落落将铁林小儿三千骑薄于洹水。从周与战，大败之，生擒落落以献。克用悲骇，请修旧好以赎其子，帝不许，遂执落落送于罗弘信，斩之。越七日，我军还屯阳留以伐郛。

八月，复壁于洹水。是时，昭宗幸华州，遣使就加帝检校太师，守中书令。

四年正月，帝以洹水之师大举伐郛。辛卯，营于济水之次，庞师古令诸将撤木为桥。乙未夜，师古以中军先济，声振于郛，朱瑄闻之，弃壁夜走。葛从周逐之至中都北，擒瑄并其妻男以献，寻斩汴桥下。郛州平。己亥，帝入于郛，以朱友裕为郛州兵马留后。时帝闻朱瑾与史俨儿在丰沛间搜索粮馈，准留康怀英以守兖州，帝因乘胜遣葛从周以大军袭兖。怀英闻郛失守，俄又我军大至，乃出降。朱瑾、史俨儿遂奔淮南。兖、海、沂、密等州平。乃以葛从周为兖州留后。

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于武昌，收复黄、郛二州。

八月，陕州节度使王珙遣使来乞师。是时，珙弟珂实为蒲帅，迭相愤怒，日寻干戈，而珙兵寡，故来求援。帝遣张存敬、杨师厚等领兵赴陕，既而与蒲人战于猗氏，大败之。

九月，帝以兖、郛即平，将上雒勇，遂大举南征。命庞师古以徐、宿、宋、滑之师直趋清口，葛从周以兖、郛、曹、濮之众径赴安丰。淮人遣朱瑾领兵以拒师古，因决水以浸军，遂为淮人所败，师古歿焉。葛从周行及濠梁，闻师古之败，亦命班师。

旧五代史卷二 梁书二

太祖本纪二

光化元年正月，帝遣葛从周统诸将略地于山东，遂次于邢、洛。

三月，昭宗以帝兼领天平军节度使，余如故。

四月，沧州节度使卢延彦为燕军所攻，弃城奔于魏，魏人送于汴。是月，帝以大军至钜鹿，屯于城下，败晋军万余众于青山口，俘马千余匹。丁卯，遣从周分兵攻洛州，斩刺史邢善益，擒将五十余人。

五月己巳，邢州刺史马师素弃城遁去。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刭而死。五日之内，连下三州。因以葛从周兼邢州昭义军节度使留后，帝遂班师。是时，襄州节度使赵匡凝闻帝军有清口之败，密附于淮夷。

七月，帝遣氏叔琮率师伐之。未几，其泌州刺史赵贶越墙来降，随州刺史赵琳临阵就擒。

二年正月，淮南扬行密举全吴之众，精甲五万，以伐徐州，帝领大军御之。行密闻帝亲征，乃收军而退。时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大举蕃汉兵号十万以伐魏，遂攻陷贝州，州民万余户，无少长悉屠之。进攻魏州，魏人来乞师，帝遣宋友伦、张存敬、李思安等先屯于内黄，帝遂亲征。

三月，与燕军战于内黄北，燕军大败，杀二万余众，夺马二千余匹，擒都将单无敌已下七十余人。是月，葛从周自山东领其部众，驰以救魏。翼日乘胜，诸将张存敬以下连破八寨，遂逐燕军，北至于临清，拥其残寇于御河，溺死者甚众。仁恭奔于沧州。

六月，帝表丁会为潞州节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从周由固镇路入于潞州，以援丁会。

七月壬辰朔，海州陈汉宾拥所部三千奔于淮南。戊戌，晋人陷泽州。帝遣召葛从周于潞，留贺德伦以守之。未几，德伦为晋人所逼，遂弃潞而归，由是潞州复为晋人所有。

十一月，陕州都将朱简杀留后李璠，自称留后，送款于帝。

三年四月，遣葛从周以充、鄂、滑、魏之师伐沧州。

五月庚寅，攻德州，拔之，杀刺史傅公和于城上。己亥，进攻浮阳。

六月，燕帅刘仁恭大举来援，从周与诸将逆战于乾宁军老鸦堤，大破之，杀万余众，俘其将佐马慎交已下百余人。既而以连雨，遂班师。

八月，河东遣李进通袭陷洛州，执刺史朱绍宗。帝遣葛从周自郛县渡漳水，屯于黄龙镇，亲领中军涉洛而寨。晋人惧而宵遁，洛州复平。

九月，帝以仁恭、进通之入寇也。皆由镇、定为其囊橐，即以葛从周为上将以伐镇州。遂攻下临城，渡漳沱以环其城。帝领亲军继至，镇帅王熔惧，纳质请盟，仍献文绶二十万以犒戎士，帝许之。

十月，晋人以帝宿兵于赵，遂南下大行，急攻河阳，留后侯言与都将阎宝力战固守，仅而获全。

十一月，以张存敬为上将，自甘陵发军，北侵幽、蓟，连拔瀛、莫二郡，遂移军以攻中山。定帅王郜以精甲二万战于怀德亭，尽殪之。郜惧，奔于太原。迟明，大军集于城下，郜季父处直持印钅乞降，亦以缁帛三十万为献，帝即以处直代郜领其镇焉。是月，燕人刘守光赴援中山。寨于易水之上，继为康怀英、张存敬等所败，斩获甚众。由是河朔知惧，皆弭伏焉。

是岁，唐左军中尉刘季述幽昭宗于东宫内，立皇子德王裕为帝，仍遣其养子希度来言，愿以唐之神器输于帝。帝时方在河朔，闻之，遽还于汴，大计未决。会李振自长安使回，因言于帝曰：“夫竖刁、伊戾之乱，所以资霸者之事也。今阉竖幽辱天子，王不能讨，无以令诸侯。”帝悟，因请振复使于长安，与时宰潜谋反正。

天复元年正月乙酉朔，唐宰相崔胤潜使人以帝密旨告于侍卫军将孙德昭已下，令诛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等，即时迎昭宗于东内，御楼反正。癸巳，降制进封帝为梁王，酬反正之功也。昭宗之废也，汴之郃吏程岩牵昭宗衣下殿。帝闻之，召岩至汴，折其足，送于长安，杖杀之。是时，河中节度使王珂结援于太原，帝怒，遣大将张存敬率将涉河，由含山路鼓行而进。戊申，攻下绛州。壬子，晋州刺史张汉瑜举郡来降，帝即以大将侯言权领晋州，何緄权领绛州，晋、绛平。己未，大军至河中，存敬命緄其垣而攻之。壬戌，蒲人颺素幡以请降。庚午，帝至河中，以张存敬权领河中军府事，河中平，帝乃东还。是月，李克用遣牙将张特来聘，请寻旧好，帝亦遣使报命。

三月癸未朔，帝归自河中。是月，遣大将贺德伦、氏叔琮领大军以伐太原，叔琮等自太行路入，魏博都将张文恭自磁州新口入，葛从周以充、鄂之众自土门路入，洺州刺史张归厚以本军自马岭入，定州刺史王处直以本军自飞狐入，晋州侯言自阴地入。泽州刺史李存璋弃郡奔归太原。叔琮引军逼潞州，节度使孟迁乞降。河东屯将李审建、王周领步军一万、骑二千诣叔琮归命，乃进军趋太原。

四月乙卯，大军出石会关，营于洞窝驿。都将白奉国自井陘入，收承天军。张归厚引兵至辽州，刺史张鄂迎降。氏叔琮即与诸军至晋阳城下，城中虽时出精骑来战，然危蹙已甚，将谋遁矣。会叔琮以刍粮不给，遂班师。

五月癸卯，昭宗以帝兼领护国军节度使，河中尹。

六月庚申，帝发自大梁。丁卯，视事于河中，以素服出郊，拜故节度使王重荣墓。寻辟其子瓚为节度判官，请故相张浚为重荣撰碑。帝自中和初归唐，首依重荣，至是思其旧德，故恩礼若是。

七月甲寅，帝东还梁邸。

十月戊戌，奉密诏赴长安。是时，朝廷既诛刘季述，以韩全海、张弘彦为两军中尉，袁易简、周敬容为枢密使。是时军国大政，专委宰相崔胤，每事裁抑宦官，宦官侧目。胤一日于便殿餐，欲尽去之，全海等属垣闻之，尝于昭宗前折衷自诉。自是昭宗敕胤，每有密奏，令进囊封。全海等乃访京城美女十数进，使求宫中阴事，昭宗不悟，胤谋渐泄。中官视胤眦裂，以重赂甘言诱藩臣以为城社，时因宴聚，则相向流涕。时胤掌三司货泉，全海等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噪，诉以冬衣减损，又于昭宗前诉之，昭宗不得已罢胤知政事。胤怒，急召帝请以兵入辅，故有是行。戊申，行次河中。同州留后司马鄆，华之幕吏也。举郡来降。

辛亥，驻军于渭滨，华帅韩建遣使奉笺纳款，又以银三万两助军。是日行次零口。癸丑，闻长安乱，昭宗为阙官韩全海等劫迁，西幸凤翔，盖避帝之兵锋也。翼日，遂命旋师，夕次于赤水。乙卯，大军集于华州城下，韩建惶骇失措，即以城降。丙辰，帝表建权知忠武军事，促令赴任。同、华二州平。是时，唐太子太师卢知猷等二百六十三人列状请帝速请迎奉。己未，遂帅诸军发自赤水。壬戌，次于咸阳。侦者云：“天子昨暮至岐山，旦日宋文通扈蹕入其阍矣。”是时，岐人遣大将符道昭领兵万人屯于武功以拒帝，帝遣康怀英败之，掳甲士六千余众。乙丑，次于岐山，文通遣使奉书自陈其失，请帝入觐。丙辰，及岐阍，文通谕约，闭壁不获通，复次于岐山。是时，昭宗累遣使赍朱书御札赐帝，遣帝收军还本道，帝诊之曰：“此必文通、全海之谋也。”皆不奉诏。癸酉，飞章奉辞，且移军北伐。乙亥，至郿州，节度使李继徽举城降。继徽因请去文通所赐李姓，复本宗杨氏，又请纳其孥以为质，帝皆从之，仍易其名曰崇本。郿州平。

己丑，唐丞相崔胤、京兆尹郑元规至华州，以速迎奉为请，许之。

二年正月，帝复次于武功，岐人坚壁不下，乃回军于河中。

二月，闻晋军大举南下，声言来援凤翔，帝遣朱友宁帅师会晋州刺史氏叔琮以御之，帝以大军继其后。

三月，友宁、叔琮与晋军战于晋州之北，大败之，生擒克用男廷鸾。帝喜，谓左右曰：“此岐人之所恃也。今既如此，岐之变不久矣。”

四月，岐人遣符道昭领大军屯于虢县，康怀英帅骁骑败之。丁酉，唐丞相崔胤自华来谒帝，屡述艰运危急，事不可缓，又虑群阍拥昭幸蜀，且告帝，帝为动容。胤将辞，启宴于府署，帝举酒，胤情激于衷，因自持乐板，声曲以侑酒。帝甚悦，座中以良马珍玩之物贻，既行，命诸将缮戎具。

五月丁巳，帝复西征。

六月丁丑，次于虢县。癸未，与岐军大战，自辰至午，杀万余众，擒其将校数百人，乘胜遂逼其垒。

七月丙午，岐军复出求战，帝军不利。是月，遣孔勣帅师取凤、陇、成三州，皆下之。是时，岐人相率结寨于诸山。以避帝军，帝分兵以讨，浹旬之内，并平之。

九月甲戌，帝以岐军诸寨连结结盛，因亲统千骑登高谯之。时秋空澄霁，烟霭四绝，忽有紫云如伞盖，凝于龙旌之上，久之方散，观者咸讶之。是时，帝以岐人坚壁不战，且虑师老，思欲旋旆以归河中，因密召上将军语其事。时亲从指挥使高季昌独前出抗言曰：“天下雄杰，窥此举者一岁矣，今岐人已困，愿少俟之。”帝嘉其言，因曰：“兵法贵以正理，以奇胜者诈也，乘机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给之。寻有骑士马季坚愿应命，且曰：“是行也，必无生理，愿录其孥。”帝凄然止其行，景固请，乃许之。明日军出，诸寨屏匿如无人，景因驱马西走，直叩岐阍，许以军怨遽遁为告，且言列寨尚留万余人，俟夕将遁矣。宜速掩之。李茂贞信其言，遽启二扉，悉众来寇。时诸军以介马待之，中军一鼓，百营俱进，又分遣数骑以据其阍。岐人进不能胜其趾，退不能入其垒，杀戮蹂践，不知其数。茂贞由是丧胆，但闭壁而已。

十一月癸卯，鄆帅李周彝统兵万余人屯于岐之北原，与城中举烽以相应。翼日，帝以周彝既离本部，鄆时必无守备，因命孔勣乘虚袭下之。甲寅，鄆州平。周彝闻之，收军而遁。茂贞既失鄆州之援，惴然有瓦解之惧，由是议还警蹕，诛阍寺以自赎焉。

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启壁，唐昭宗降使宣慰慰劳，兼传密旨。寻又命翰林学士韩渥、赵国夫人充颜赍诏押赐帝紫金酒器、御衣玉带。丙辰，华州留后李存审遣飞骑来告，青州节度使王师范遣牙将张厚鞬甲冑弓槊，诈言来献，欲盗据州城，事觉，已擒之矣。是日，师范又遣其将刘郢盗据兖州。丁巳，昭宗遣中使押送军容使韩全海已下三十余人首级以示帝。甲子，昭宗发离凤翔，幸左剑寨，权驻蹕帝营。帝素服待罪，昭宗命学士传宣免之，帝即入见称罪，拜伏者数四。既而促召升殿，密迓御座，且曰：“宗庙社稷是卿再造，朕与戚属是卿再生。”因解所御玉带面以赐帝，帝亦以玉鞍勒马、金银器、纹锦、御饌酒果等躬自拜进焉。及翠华东行，帝匹马前导十余里。宣令止之。己巳，昭宗至长安，谒太庙，御长乐楼。礼毕，谓帝曰：“朕生人旧京，是卿之力也。自古救君之危，曾无有如是者。况今日再及清庙，得亲奉觞酒，奠于先皇帝室前，卿之德，朕知不能报矣。”即召帝执手，声泪俱发者久之。翼日，诛宦官第五可范等五百余人于内侍省。

二月庚辰，制以帝为守太尉、兼中书令、宣武宣义天平护国等军节度使、诸道兵马副元帅，加食邑三千户，实封四百户，仍赐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戊戌，帝建旆东还，昭宗御延喜楼送之，既醉，遣内臣赐帝御制《杨柳词》五首。

三月戊午，至大梁。时以青州未平，命军士休浣以俟东征。

四月丙子，巡师于临朐，亟命逼其城，与青州兵战于城下，大败之。是夕，淮将王景仁以所部援军宵遁，帝遣杨师厚追及辅唐，杀千人，乘胜攻下密州。

八月戊辰，以伐叛之柄委于杨师厚，帝乃东还。

九月癸卯，师厚率大军与王师范战于临朐，青军大败，杀万余人，并擒师范弟师克，卯时徙寨以逼其城。辛亥，偏将刘重霸擒青州刺史邵播来献。播，师范之谋主也，帝命戮之。戊午，师范举城请降。青州平。翼日，

分命将校略地于登、莱、淄、棣等州，皆下之，由是东渐至海，皆为梁土也。帝复命师范权知青州军州事，师范乃请以钱二十万贖犒军，帝许之。

十月辛巳，护赞都指挥使朱友伦因击鞠堕马，卒于长安。讣至，帝大怒，以为唐室大臣欲谋叛己，致友伦暴死。

十一月丁酉，青将刘鄩举兖州来降。鄩，王师范之将也，师范令窃据兖州久之，及闻师范降，鄩乃归命。帝以鄩善事其主，待之甚优，寻署为元帅府都押牙，权知鄆州留后。

天祐元年正月己酉，帝发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师闻之，为之震惧。是时，将议迎驾东幸洛阳，虑唐室大臣异议，帝乃密令护驾都指挥使朱友谅矫昭宗命，收宰相崔胤、京兆尹郑元规等杀之。又，郃、岐兵士侵逼京畿，帝因是上表坚请昭宗幸洛，昭宗不得已而从之。帝乃率诸道丁匠财力，同构洛阳宫，不数月而成。

二月乙亥，昭宗驻蹕于陕，帝自河中来觐，谒见行营，因洒涕而言曰：“李茂贞等窃谋祸乱，将迫乘舆，老臣无状，请陛下东迁，为社稷大计也。”昭宗命延于寝室见何皇后，面赐酒器及衣物。何后谓帝曰：“此后大家夫妇委身于全忠矣。”因敬戴泣下。后数日，帝开宴于陕之私第，请驾临幸。翼日，帝辞归洛阳，昭宗开内宴，时有宫人与昭宗附耳而语，韩建蹶帝之足，帝遽出，以为图己，因连上章请车驾幸洛。

三月丁未，昭宗制以帝兼判左右神策及六军诸卫事。是时，昭宗累遣中使及内夫人传宣，谓帝曰：“皇后方在草庐，未任就路，欲以十月幸洛。”帝以陕州小藩，非万乘久留之地，期以四月内东幸。

闰月丁酉，昭宗发自陕郡。壬寅，次于谷水。是时昭宗左右唯小黄门及打球供奉、内园小兒二百余人，帝犹忌之。是日密令医官许昭远告变，乃设饌于别幄，召而尽杀之，皆坑于幕下。先是选二百余人，形貌大小一如内园人物之状，至是使一人携二人，缢于坑所，即蒙其衣及戎具自饰。昭宗初不能辨，久而方察。自是昭宗左右前后皆梁人矣。甲辰，车驾至洛都，帝与宰相百官导驾入宫。乙卯，昭宗以帝为宣武、宣义、护国、忠武四镇节度使。时帝请以鄆州授张全义，故有此命。

五月丙寅，昭宗宴群臣，曰：“昨来御楼前一夜亡失敕书，赖梁王收得副本，不然误事，幸执得无过矣。”是日宴次，昭宗入内，召帝于内殿曲宴，帝不测其事，不敢奉诏。又曰：“卿不欲来，即令敬翔入来。”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巳，奉辞东归。乙亥，至大梁。

六月，帝遣都将朱友裕率师讨鄆州，节度使杨崇本叛故也。癸丑，帝西征，遂朝于洛阳。

七月甲子，昭宗宴帝于文思鞠场。乙丑，帝发东都。壬申，至河中。

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遣制以辉王柩为嗣。乙巳，帝自河中引军而西。癸丑，次于永寿，郃军不出。

九月辛未，班师。

十月癸巳，至洛阳，诣西内，临于梓宫前，只见于嗣君。辛丑，制以帝至自西征。

十一月辛酉，光州遣使来求援，时光州归款于帝，寻为准人所攻，故来乞师。戊寅，帝南征渡淮，次于霍丘，大掠庐、寿之境，淮人乃弃光州而去。

二年正月庚申，进攻寿州，寿人坚壁不出。丁亥，帝自霍丘班师。

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节度使王师范至大梁，帝待以宾礼，寻表授河阳节度使。

七月辛酉，天子赐帝迎銮宝功碑，树于洛阳。庚午，遣大将军杨师厚率前军讨赵匡凝于襄州。辛未，帝南征。表赵匡凝罪状，削夺官爵。

八月，杨师厚进收唐、邓、复、郢、随、均、房等七州。帝驻军汉江北，自循江干，经度济师之所。

九月甲子，师厚于阴谷江口造梁以济师，赵匡凝率兵二万据于江滨。师厚麾兵进击，襄人大败，杀万余众。乙丑，赵匡凝焚其州，率亲军载轻舸沿汉而遁。丙寅，帝济江，至中流，舟坏，将没者数四，比及岸，舟沉。是日入襄城，帝因周视府署，其帑藏悉空。惟于西庑下有一亭，窗户俨然，扃锁甚密，遂令破锁自扉，中有一大匱，絨帽甚至，又令破其匱，内有金银数百铤。帝因叹曰：“乱兵既人，公私财货固无孑遗矣。此帑当有阴物主之，不令常人所得，俟我以有之邪！”遂以百余铤赐杨师厚。袭荆州，留后赵匡明弃城上峡奔蜀。荆、襄二州平。帝以都将贺瑰权领荆州，杨师厚权领襄州，即表其事。

十月丙戌朔，天子以帝为诸道兵马元帅。辛卯，帝自襄州引军由光州路趋淮南，将发，敬翔切谏，请班师以全军势，帝不听。壬辰，次于枣阳，遇大雨，颇阻师行之势。军至寿春，寿春人坚壁清野以待帝，帝乃还，舍于正阳。

十一月丙辰，大军北济。帝至汝阴，深悔淮南之行，躁烦尤甚。丁卯，帝至自南征。辛巳，天子命帝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天雄、武顺、佑国、河阳、义武、昭义、保义、武昭、武定、泰宁、平卢、匡国、武宁、忠义、荆南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帝为魏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赞拜不名，兼备九锡之命。癸未，唐中书门下奏：“中书印已送相国，中书公事权用中书省印。”甲申，中书门下奏：“天下州县名与相国魏王家讳同者，请易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让相国、魏王、九锡之命。丙戌，京百司各差官资本司须知孔目并印赴魏国送纳。甲午，天子以帝坚让九锡之命，乃命宰相柳灿来使，且述揖让之意焉。丁酉，帝又让九锡之命，诏略曰：“但以鸿名难掩，懿实须彰，宜且徇于奏陈，未便行于典册。”又改诸道兵马元帅为天下兵马元帅。是时，帝以唐朝百官服饰多阙，乃制造逐色衣服，请朝廷等第赐之。其所给俸钱，仍请自来年正月全支。

三年正月，幽、沧称兵，将寇于魏。魏人来乞师。且以牙军新悍，谋欲诛之，遣吏臧延范密告于帝，帝阴许之。乙丑，北征。先是，帝之爱女适罗氏，是月卒于郾城，因以兵仗数千事实于橐中，遣客将马嗣勋领长直军千人，杂以工匠、下夫，肩其橐而入于魏，声言为帝女设祭，魏人情而不疑。庚午夜，嗣勋率其众与罗绍

威亲军数百人同攻牙军，迟明尽杀之，死者七千余人，泊于婴孺，亦无留者。是日，帝次于内黄，闻之，驰骑至魏。时魏之大军方与帝军同伐沧州，闻牙军之死，即时奔还。帝军追及历亭，杀贼几千，余众乃拥大將史仁遇保于高唐。帝遣兵围之。是月，天子诏河南尹张金义部署修制相国魏王法物。

三月甲寅，天子命帝总判盐铁、度支、户部等三司事，帝再上章切让之，乃止。

四月癸未，攻下高唐，军民无少长皆杀之，生擒逆首史仁遇以献，帝命支解之。未几，又攻下瀋、博、贝、卫等州，皆为魏军残党所据故也。是时晋人围邢州，刺史牛存节坚壁固守，帝遣符道昭帅师救之，晋人乃遁去。

五月，帝略地于洛州，既而复入于魏。

七月己未，自魏班师。是日，收复相州。自是魏境悉平。壬申，帝归自魏。

八月甲辰，以沧州未平，复命北征。

九月丁卯，营于长芦。一夕，帝梦白龙附于两肩，左右瞻顾可畏，恍然惊寤。

十月辛巳，鄆州杨崇本以凤翔、鄆、宁、泾、鄆、秦、陇之众合五六万来寇，屯于美原，列十五寨，其势甚盛。帝命同州节度使刘知俊、都將康怀英帅师御之。知俊等大破鄆寇，杀二万余众，夺马三千余匹，擒其列校百余人，杨崇本、胡章仅以身免。

十一月庚戌，怀英乘胜进军，遂收鄆州。

十二月乙丑，帝以文武常参官每月一、五、九日赴朝，奏请备席餐，诏从之。

闰月，晋人、燕人同攻潞帅，丁会举城降于太原，帝闻之，遂自长芦班师。以寨内糗粮山积，帝命焚之。潞帅刘守文以城中绝食，因致书于帝，乞留余粮以救饥民，帝为留十余囤以与之。

旧五代史卷三 梁书三

太祖本纪三

开平元年正月丁亥，帝回自长芦，次于魏州。节度使罗绍威以帝回军，虑有不测之患，由是供亿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陈之。帝虽拒而不纳，然心德之。壬寅，帝至自长芦。是日有庆云覆于府署之上。甲辰，天子遣御史大夫薛贻矩来传禅代之意。贻矩谒帝，陈北面之礼，帝揖之升阶，贻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灵所卜已定。皇帝方议裁诏，行舜、禹之事，臣安敢违。”既而拜伏于砌下，帝侧躬以避之。

二月戊申，帝之家庙栋间有五色芝生焉，状若芙蓉，紫烟蒙护，数日不散。又，是月，家庙第一室神主上，有五色衣自然而生，识者知梁运之兴矣。唐乾符中，木星入南斗，数夕不退，诸都统晋国公王铎观之，问诸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为灾，唯木当为福耳。”或亦然之。时有术士边冈者，洞晓天文，博通阴阳历数之妙，穷天下之奇秘，有先见之明，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铎召而质之，冈曰：“惟木为福神，当以帝王占之。然则非福于今，必当有验于后，未敢言之，请他日证其所验。”一日，又密召冈，因坚请语其详，至于三四，冈辞不获。铎乃屏去左右，冈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在斗中，‘朱’字也。以此观之，将来当有朱氏为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数三，其祚也应在三纪之内乎。”铎闻之，不复有言。天后朝有谶辞云：“昔尾三鳞六十年，两角犊子自狂颠，龙蛇相斗血成川。”当时好事者解云：“两角犊子，牛也，必有牛姓于唐祚。”故周子谅弹牛仙客，李德裕谤牛僧孺，皆以应图谶为辞。然“朱”字“牛”下安“八”，八即角之象也，故朱滔、朱泚构丧乱之祸，冀无妄之福，岂知应之帝也。

四月，唐帝御杖敕宰臣张文蔚等备法驾率迎梁朝。宋州刺史王皋进赤乌一双。又，宰臣张文蔚正押传国宝、玉册、金宝及文武群官、诸司仪仗法物及金吾左右二军离郑州。丙辰，达上源驿。是日，庆云见。今曰：“王者创业兴邦，立名传世，必难知而示训，从易避以便人。或稽其符命，应彼开基之义，垂诸象德之言。爰考简书，求于往代，周王昌、发之号，汉帝询、衍之文，或从一德以徽称，或为二名而更易。先王令典，布在缣缃。寡人本名，兼于二字，且异帝王之号，仍兼避易之难，郡县官，多须改换。况宗庙不迁之业，宪章百世之规，事叶典仪，岂惮革易。寡人今改名晃，是以天意雅符于明德，日光显契于瑞文，昭融万邦，理斯在是。庶顺玄穹之意，永臻康济之期。宜令有司分告天地宗庙，其旧名，中外章疏不得更有回避。”时将受禅，下敕以本名二字异帝王之称，故改名，己未，赐文武百官一百六十人本色衣一副。

戊辰，即位。制曰：

王者受命于天，光宅四海，只事上帝，宪绥下民。革故鼎新，谅历数而先定；创业垂统，知图蓂以无差。神器所归，祥符合应。是以三正互用，五运相生，前朝道消，中原政散，瞻乌莫定，失鹿难追。朕经纬风雷，沐浴霜露，四征七伐，垂三十年，纠合齐盟，翼戴唐室。随山刊木，罔惮胼胝；投袂挥戈，不遑寝处。泊玄穹之所赞，知唐运之不兴，莫循辅弼之谋，徒罄事殷之礼。唐主知英华已竭，算祀有终，释龟鼎以如逝，推剑拔而相授。朕惧德弗嗣，执谦允恭，避骏命于南河，眷清风于颍水。而乃列岳群后，盈廷庶官，东西南北之人，斑白缁黄之众，谓朕功盖上下，泽被幽深，宜应天以顺时，俾化家而为国。拒彼亿兆，至于再三。且曰七政已齐，万几难旷。勉遵令典，爰正鸿名，告天地神只，建宗庙社稷。

顾惟凉德，曷副乐推，栗若履冰，慄如驭朽。金行启祚，玉历建元，方弘经始之规，宣布惟新之令。可改唐天祐四年为开平元年，国号大梁。《书》载虞夏，斯为令范；《诗》称周咨，盖有明文。是用先封，以礼后嗣，宜以曹州济阴之邑奉唐主，封为济阴王。凡曰轨仪，并遵故实。姬庭多士，比是殷臣；楚国群材，终为晋用。凡观前载，自有通规，但遵故事之文，勿替在公之效。应是唐朝中外文武旧臣，见任前资官爵，一切仍旧。凡百有位，无易厥章，殚力济时，尽瘁事我。古者兴王之地，受命之邦，集大勋有异庶方，沾庆泽所宜加等。用

丰沛著启祚之美，穰邓有建都之荣，用壮鸿基，且旌故里，爰遵令典，先示殊恩。宜升汴州为开封府，建名东都。其东都改为西都，仍废京兆府为雍州佑国军节度使。

是日大酺，赏赐有差。宋州刺史王鼎进两歧麦，陈州袁象先进白兔一，付史馆编录，兼示百官。诏在京百司及诸军州县印一例转换，其篆文则各如旧。辛未，武安军节度使马殷进封楚王。以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翔与帷幄之谋，故首擢焉。追尊四代庙号：高祖妣州府君上谥曰宣元皇帝，庙号肃祖，太庙第一室，陵号兴极陵；祖妣高平县君范氏追谥宣惠皇后。皇曾祖宣惠王上谥曰光献皇帝，庙号敬祖，第二室，陵号永安；祖妣秦国夫人杨氏追谥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谥曰昭武皇帝，庙号宪祖，第三室，陵号光天；祖妣吴国夫人刘氏追谥昭懿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谥曰文穆皇帝，庙号烈祖，第四室，陵号咸宁；皇妣晋国太夫人王氏追谥文惠皇后。以宣武节度副使皇子友文为开封尹，判建昌院事。友文，本康氏子也，帝养以为子。

是月，制宫殿门及都门名额：正殿为崇元殿，东殿为玄德殿，内殿为金祥殿，万岁堂为万岁殿，门如殿名。帝自谓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献鸛鹑，诸州相继上白乌、白兔泊白莲之合蒂者，又为金行应运之兆，故名殿曰金祥。以大内正门为元化门，皇墙南门为建国门，滴漏门为启运门，下马门为升龙门，玄德殿前门为崇明门，正殿东门为金乌门，西门为玉兔门，正衙东门为崇礼门，东偏门为银台门，宴堂门为德阳门，天王门为宾天门，皇墙东门为宽仁门，浚仪门为厚载门，皇墙西门为神兽门，望京门为金凤门，宋门为观化门，尉氏门为高明门，郑门为开明门，梁门为乾象门，酸枣门为兴和门，封丘门为含耀门，曹门为建阳门。升开封、浚仪为赤县，尉氏、封丘、雍丘、陈留为畿县。

五月，以唐朝宰臣张文蔚、杨涉并为门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贻矩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帝初受禅，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访贤良。或有在下位抱负器业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规救时病者，可陈章疏，当亲鉴择利害施行，然后赏以爵秩。有晦迹丘园不求闻达者，令彼长吏备礼邀致，冀无遗逸之恨。进封河南尹兼河阳节度使张全义为魏王，两浙节度使钱鏐进封吴越王。辛巳，有司奏，以降诞之日为大明节，休假前后各一日。壬午，保义军节度使朱友谦进百官衣二百副。乙酉，立皇兄全昱为广王，皇子友文为博王，友珪为郢王，友璋为福王，友雍为贺王，友徽为建王。辛卯，以东都旧第为建昌宫，改判建昌院事为建昌宫使。初，帝创业之时，以四镇兵马仓库籍繁，因总置建昌院以领之，至是改为宫，盖重其事也。甲午，诏天下管属及州县官名犯庙讳者，各宜改换；城门即改为门局郎，茂州改为汉州，桂州嘉化县改为归化县，潘州茂名县改为越巂县。诏枢密院宜改为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为院使。改文思院为乾文院，同和院改为佐鸾院。以西都水北宅为大昌宫，废雍州太清宫，改西都太微宫、亳州太清宫皆为观，诸州紫极宫皆为老君庙。泉州僧智宣自西域回，进辟支佛骨及梵夹经律。丙申，御玄德殿，宴诸将军使刘捍、符道昭已下，赐物有差。

是月，青州、许州、定州三镇节度使请开内宴，各赐方物。以青州节度使韩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且详于稼穡利害，军旅之事、筹度经费，欲尽询焉，恩泽特异于时，罕有比者，随拜为上相，赐赉甚厚。宿州刺史王儒进白兔一。濮州刺史图嘉禾瑞麦以进。广州进奇宝名药，品类甚多。河南尹张全义进开元元年已前羡余钱十万贯、绸六千匹、绵三十万两，仍请每年上供定额每岁贡绢三万匹，以为常式。荆南高季昌进瑞橘数十颗，质状百味，倍胜常贡。且橘当冬熟，今方仲夏，时人咸异其事，因称为瑞。

六月，幸乾元院，宴召宰臣。学士及诸道入贡陪臣。己亥，帝御崇元殿，内出追尊四庙上谥号玉册宝共八副，宰臣文武百官仪仗鼓吹导引至太庙行事。癸卯，司天监奏：“日辰内有‘戊’字，请改为‘武’。”从之。癸亥，诏以前朝官僚，遣逐南荒，积年未经昭雪，其间有怀抱材器为时所嫉者，深负冤抑。仍令录其名姓，尽复官资，兼告谕诸道令津赴阙。如已亡没，并许归葬，以明恩荫。以西都徽安门北路逼近大内宫垣，兼非民便，令移自榆林直趣端门之南。改耀州报恩禅院为兴国寺。马殷奏破淮寇。静海军节度使曲裕卒。

七月丙申，以静海军行营司马权知留后曲头起复为安南都护，充节度使。己亥，追尊皇妣为皇太后。

八月，以潞州军前屯师旅，壁垒未收，乃别议戎帅，于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营都统。敕：“朝廷之仪，封册为重，用报勋烈，以隆恩荣，固合亲临，式光典礼。旧章久缺，自我复行。今后每封册大臣，宜令有司备临轩之礼。”甲子平明前，老人星见于南极。壬申，密州进嘉禾，又有合欢榆树，并图形以献。是月，隰州奏，大宁县至固镇上下二百里，今月八日，黄河清，至十月如故。

九月辛丑，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适。敕以近年文武官诸道奉使，皆于所在分外停住，逾年涉岁，未闻归阙。非唯劳费州郡，抑且侮慢国经。臣节既亏，宪章安在？自今后两浙、福建、广州、安南、邕、容等道使到发许住一月，湖南、洪、鄂、黔、桂许住二十日，荆、襄、同、雍、镇、定、青、沧许住十日，其余侧近不过三五日。凡往来道路，据远近里数，日行两驿。如遇疾患及江河阻隔，委所在长吏具事由奏闻。如或有违，当行朝典，命御史点检纠察，以儆慢官。魏博罗绍威二男廷望、廷矩，年在幼稚，皆有材器，帝以其藩屏勋臣之胄，宜受非次之用，皆擢为郎。恩命既行之后，二子亦就班列。绍威乃上章，以齿幼未任公事，乞免主印、宿直。从之。浙西奏，道门威仪郑章、道士夏隐言，焚修精志，妙达希夷，推诸辈流，实有道业。郑章宜赐号贞一大师，仍名玄章；隐言赐紫衣。

十月，帝以用军，未暇西幸，文武百官等久居东京，渐及疑訝，令就便各许归安，只留韩建、薛贻矩、翰林学士张策、韦郊、杜晓，中书舍人封彝卿、张奭并左右御史、司天监、宗正寺，兼要当诸司节级外，其宰臣张文蔚已下文武百官，并先于西京祇候。庚午，大明节，内外臣僚各以奇货良马上寿。故事，内殿开宴，召释、道二教对御谈论，宣旨罢之。命阁门使以香合赐宰臣佛寺行香。驾幸繁台讲武。癸酉，御史司宪薛廷珪奏请文武将官仍旧朝参。先是，帝欲亲征河东，命朝臣先赴雒都，至是缓其期，乃允所奏。宰臣请每月初入阁，望日延英听政，永为常式。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进纳赵匡凝东第书籍。先是，收复襄、汉，帝阅其图书，至是命

师厚进焉。广州进龙献助军钱二十万，又进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等。

十一月壬寅，帝以征讨未罢，调补为先，遂命尽赦逃亡背役黥黥之人，各许归乡里。广州进形通犀腰带、金托里含棱玳瑁器百余副，香药珍巧甚多。广南管内获白鹿，并图形来献，耳有两缺。按《符瑞图》，鹿寿千岁，变白，耳一缺。今验此鹿耳有二缺，其兽与色皆应金行，实表嘉瑞。

十二月辛亥，诏曰：“潞寇未平，王师在野。攻战之势，难缓于寇，飞挽之勤，实劳于人力。永言辍耒，深用矜怀。宜令长吏，丁宁布告，期以兵罢之日，给复赋租。”于是人户闻之，皆忘其倦。诏故荆南节度使、守中书令、上谷王周浑赠太师，故武昌军节度使、兼中书令、西平王杜洪赠太傅。先是，鄂渚再为淮夷所侵，攻围甚急，杜洪以兵食将尽，继来乞师。帝料其隔越大江，难以赴援，兼以荆州据上游，多战舰，去江夏甚近，因命周浑举舟师沿流以救之。浑于是引兵东下，才及鄂界，遇朗州背盟作乱，乘江陵之虚，纵兵袭破之，俘掠且尽。既而浑士卒知之，皆顾其家，咸无斗志，遂为淮寇所败，将卒溃散，浑忿悲自投于江。浑之本姓范文穆皇帝庙讳，至是因追赠，以其系出周文，故赐姓周氏。及浑兵败之后，武昌以重围经年，粮尽力困，救援不至，迄为淮寇所陷，载洪以送淮师，遂杀之。此二镇也，皆以忠贞殁于王事。帝每言诸藩屏翰经纶之业，必首痛浑、洪之薨，至是追赠之。深加矜悼，各以其子孙宗属录用焉。棣州蒲台县百姓王知严妹，以乱离并失怙恃，因举哀追感，自截两指以祭父母。帝以遗体之重，不合毁伤，言念村间，何知礼教。自今后所在郡县，如有截指割股，不用奏闻。

是年，诸道多奏军人百姓割股、青、齐、河朔尤多。帝曰：“此若因心，亦足为孝。但苟免徭役，自残肌肤，欲以庇身，何能疗疾？并宜止绝。”

旧五代史卷四 梁书四

太祖本纪四

开平二年正月癸酉，帝御金祥殿，受宰臣文武百官及诸藩屏陪臣称贺。诸道贡举一百五十七人，见于崇元门。幽州刘守光进海东鹘、蕃马、毡裘、方物。

二月，自去冬少雪，春深农事方兴，久无时雨，兼虑有灾疾，帝深轸下民，遂命庶官遍祀于群望，掩瘞暴露，令近镇案古法以禳祈，旬日乃雨。帝以上党未收，因议抚巡，便往西都赴郊禋之礼。乃下令晓告中外，取三月一日离东京，以宰臣韩建权判建昌宫事，兵部侍郎姚洎为卤簿使，开封尹、博王友文为东都留守。

三月壬申，帝亲统六军，巡幸泽、潞。是日寅时，车驾西幸，宰臣并要切司局皆扈从，晚次中牟。下诏，以去年六月后，昭义行营阵歿都将士卒死于王事，追念忠赤，乃录其名氏，各下本军，令给养妻孥，三年内官给粮赐。丁丑，幸泽州。辛巳，以同州节度使刘知俊为潞州行营招讨使。壬午，宴扈驾群臣并劳知俊，赐以金带、战袍、宝剑、茶药。甲申，登东北隅遥楼楼阅骑乘，旌甲满野。丙申，招讨使刘知俊上章请车驾还东京，盖小郡湫隘，非久驻蹕之所。达览，帝俞其请。以鸿胪卿李从唐室宗属，封莱国公，为二王后。有司奏：“莱国公李从合留三庙，于西都选地位建立庙宇，以备四仲祀祭，命度支供饩，以遵彝典。”

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以翰林奉旨学士张策为刑部侍郎、平章事。时帝在泽州，拜二相于行在。四月丙午，车驾离泽州。丁未，驻蹕于怀州，宴宰臣文武百官。辛亥，至郑州。壬子，幸东京。丙寅，车驾幸繁台观稼。鄆陵居人程震以两歧麦穗并匾图来进。甲寅，淮寇侵株、潭、岳边境，欲援朗州，以战舰百余艘扬帆西上，泊鼎口。湖南马殷遣水军都将黄瑀率楼船遮击之，贼众沿流遁，追至鹿角镇。诏以户部尚书致仕裴迪复为右仆射。迪敏事慎言，达吏治，明筹算。帝初建节旄于夷门，迪一谒见如故知，乃辟为从事。自是之后，历三十年，委四镇租赋、兵籍、帑廩、官吏、狱讼、赏罚、经费、运漕，事无巨细，皆得专之。帝每出师，即知军州事，逮于二纪，不出梁之阊闾，甚有裨赞之道。禅代之岁，命为太常卿，属年已耆耄，视听昏塞，不任朝谒，遂请老，许之。期月复起，师长庶官焉。

五月丁丑，王师围潞州将及二年，李进通危在旦夕，不俟攻击，当自降。太原李存勖以厚币诱结北蕃诸部，并其境内丁壮，悉驱南征决战，以救上党之急。部落帐族，驰马励兵，数路齐进，于铜鞮树寨，旗垒相望。王师败于潞州。己丑，令下诸州，去年有蝗虫下子处，盖前冬无雪，至今春亢阳，致为灾疹，实伤阡亩。必虑今秋重因稼穡，自知多在荒坡榛芜之内，所在长吏各须分配地界，精加翦扑，以绝根本。壬辰夜，火星犯月，太史奏，灾台在荆楚。乃令设武备，宽刑罚，恤人禁暴以禳之。军前行营都统康怀英、孙海金以下主将四十三人，于右银台门进状待罪。帝以去年发军之日不利，有违兵法，并释放，兼各赐分物酒食劳问。制：养昌军节度使刘守文加中书令，封大彭王；卢龙军节度使刘守光封河间郡王；许州节度使冯行袭封长乐王。是月癸未，淮贼寇荆州石首县，襄阳举舟师沿淮港袭之。

六月辛亥，以亢阳，虑时政之阙，乃诏曰：“迺者下民丧礼，法吏舞文，铨衡既失于选求，州镇又无其表率，风俗未厚，狱讼实繁，取此之由，上遭天谴。”至是，决遣囚徒及戒励中外。丙寅，月犯角宿，帝以其分野在兖州，乃令长吏治戎事，设武备，省狱讼，恤疲病，祈福禳灾，以顺天戒。丙辰，郃、岐来寇，雍西编户困于逃避，且甚害禾稼，结营自固。逾月，同州刘知俊领所部兵击退，袭至幕谷，大破之，俘斩千计，收其器甲，宋文通仅以身免。诏曰：“敦尚俭素，抑有前闻，斥去浮华，期臻至理。如闻近日贡奉，竞务奢淫，或奇巧荡心，或雕镂溢目，徒殚资用，有费王庸。此后应诸道进献，不得以金宝装饰戈甲剑戟，至于鞍勒，不用涂金及雕刻龙凤。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进。”邕州奏，黠邪山僧法通、道瑱有道行，各赐紫衣。是月壬戌，岳州为淮贼所据，帝以此郡五岭、三湘水陆会合之地，委输商贾，靡不由斯，遂令荆湘湖南北举舟师同力致讨。王师集，

淮夷壁焚郭郭而通。

秋七月甲戌，大霖雨，陂泽泛溢，颇伤稼穡，帝幸右天武军河亭观水。幸高僧台阁禁卫六军。诏曰：“车服以庸，古之制也；贵贱无别，罪莫大焉。应内外将相，许以银饰鞍勒，其刺史都将内诸司使以降，只许用铜，冀定尊卑，永为条制。仍令执法官纠察之。”癸巳，以禅代已来，思求贤哲，乃下令搜访牢笼之，期以好爵，待以优荣，各随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长吏，切加搜访，每得其人，则疏姓名以闻。如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荐导之；如任使后显立功劳，别加迁陟。敕禁屠宰两月。甲午，以高明门外繁台为讲武台。是台西汉梁孝王之时，尝按歌闻乐于此，当时因名曰吹台。其后有繁氏居于其侧，里人乃以姓呼之，时代绵寝，虽官吏亦从俗焉。帝每登眺，搜乘训戎，宰臣以是事奏而名之。

八月辛亥，敕应有暴露骸骨，各委差人埋瘞。两浙钱鏐奏，请重铸换诸州新印。诏禁取诸军节级兵士及供奉官受旨殿直以下各修礼敬。甲寅，太史奏，寿星见于南方。两浙钱鏐奏，改管内紫极宫为真圣观，改临安县广义乡为衣锦乡。甲子夜，东方有大流星，光明烛地，有声如裂帛。广州上言，白龙见，图形以进。

九月丙子，太原军出阴地关南牧，寇掠郡县，晋、绛有备。帝虑诸将玩寇，乃下诏亲议巡幸，命有司备行。丁丑，翠华西狩，宰臣、翰林学士、崇政院使、金吾仗及诸司要切官皆扈从，余文武百官并在东京。壬午，达雒阳。帝御文思殿受朝参，许、汝、孟、怀牧守来朝，泽州刺史刘重霸面陈破敌之策。癸未，西幸，宿新安。丙戌，至陕州驻蹕，蒲、雍、同、华牧守皆进铠甲、骑马、戈戟、食味、方物。幽州都将康君绍等十人自蕃贼寨内来投，又幽州骑将高彦章八十人骑先在并州，乃于晋州军前来降。至是到行在，皆赐分物衣服，放归本道，以示怀服。丁亥，至陈州，赐宴扈从官。戊子，延州贼军寇上平关，又太原军攻平阳，烽火羽书，书夜继至。乙丑，六军统军牛存节、黄文靖各领所部将士赴行在。甲午，太原步骑数万攻逼晋、绛，逾旬不克，知大军至，乃自焚其寨，至夕而遁。福州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品、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

十月己亥，上在陕。两浙节度使奏，于常州东州镇杀淮贼万余人，获战船一百二十只。以行营左厢步军指挥使贺环为左龙虎统军，以左天武军夹马指挥使尹皓为辉州刺史，以右天武都头韩瑋为神捷指挥使，左天武第三都头胡瑋为右神捷指挥使，仍赐帛有差，以解晋州围之功也。以尹皓部下五百人为神捷军。乙巳，御内殿，宴宰臣扈从官共四十五人。丙午，御球场殿，宣夹马都指挥使尹皓、韩瑋以下将士五百人，赐酒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思殿。辛亥，宰臣百僚起居于殿前，遂宣赴内宴，赐方物有差。丁巳，至东都。己未，大明节，诸道节度刺史各进献鞍马、银器、绛帛以祝寿，宰臣百官设斋相国寺。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十一月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驾还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出开明门，登高僧台阁兵。诸道节度使、刺史各进贺冬田器、鞍马、绛罗等。戊子，赐文武百官帛。乙未，又宴宰臣文武百官于宣和殿。

十二月，立二王三恪。南郊礼仪使状：“伏以《诗》称有客，《书》载虞宾，实因禅代之初，必行兴继之命。俾之助祭，式表推恩，兼垂恪敬之文，别示优崇之典。征于历代。袭用旧章。谨按唐朝以后魏元氏子孙韩国公为三恪，以周宇文氏子孙为介国公，隋朝杨氏子孙为酈国公，为二王后。今伏以国家受禅，封唐朝子孙李氏为莱国公。今参详合以介国公为三恪，酈国公、莱国公为二王后。”癸丑，猎散于含耀门外。

开平三年正月戊辰朔，帝御金祥殿，受宰臣、翰林学士称贺，文武百官拜表于东上阁门。己巳，奉迁太庙四室神主赴西京，太常仪仗鼓吹导引斋车，文武百官奉辞于开明门外。甲戌，发东都，百官扈从，次中牟县。乙亥，次郑州。丙子，次汴水县，河南尹张宗奭、河阳节度使张归霸并来朝。戊寅，次偃师县。己卯，备法驾六军仪仗入西都。是日，御文思殿受朝贺。诏曰：“近年以来，风俗未泰，兵革日繁，正月燃灯，废停已久。今属开创鸿业，初建洛阳，方在上春，务达阳气，宜以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庚寅，亲享太庙。辛卯，祀昊天上帝于圆丘。是日，降雪盈尺，帝升坛而雪弄。礼毕，御五凤楼，宣制大赦天下。赐南郊行事官礼仪使赵光逢以下分物。甲午，上御文思殿宴群臣，赐金帛有差。丙申，赐武官帛有差。命宣徽使王殷押绢一万匹并茵褥图带二百六十件赐张宗奭。改西京贞观殿为文明殿，含元殿为朝元殿。

二月，改思政殿为金銮殿。敕东都曰：“自升州作府，建邑为都，未广邦畿，颇亏国体。其以滑州酸枣县长垣县、郑州中牟县阳武县、宋州襄邑县、曹州鄄城县、许州扶沟县鄆陵县、陈州太康县等九县，宜并割属开封府，仍升为畿县。”丁酉，宴群臣于崇勋殿。甲辰，又宴群臣于崇勋殿，盖藩臣进贺，勉而随之。丙午，宗正寺请修兴极、永安、光天、咸宁诸陵，并令添修上下宫殿，栽植松柏。制可。癸亥，敕：“丰沛之基，寝园所在，凄怆动关于情理，充奉自系于国章。宜记陵台，兼升县望。其辉州汤山县宜为赤县，仍以本县令兼四陵台令。”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奏，延州都指挥使高万兴部领节级家累三十八人来降。

三月，以万兴检校司徒，为丹、延等州安抚、招诱等使。辛未，诏曰：“同州边隅，继有士众归化，暂思巡抚，兼要指挥，今幸蒲、陕，取九日进发。”甲戌，车驾发西都，百官奉辞于师子门外。丁丑，次陕州。己卯，次解县，河中节度使、冀王友谦来奉迎。庚辰，至河中府。幸右军旧杏园讲武。丙戌，以朔方节度使、兼中书令韩逊为潁川王。逊本灵州牙校，唐末据本镇，朝廷因而授以节钺。

四月丙申朔，驻蹕河中。壬寅辰时，驾巡于朝邑县界焦寨店，冀王友谦及崇政内诸司使扈从，至申时回。己亥，御前殿，宴宰臣及冀王友谦扈从官。甲寅，宴宰臣及扈从官于内殿。制：易定节度使王处直进封北平王，福建节度使王审知封闽王，广州节度使刘隐封南平王，同州节度使刘知俊封大彭郡王，山南东道节度使杨师厚封弘农郡王。

五月乙丑朔，朝，遂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于内殿。己卯，车驾至西京。癸未，御崇勋殿，宴宰臣及文武百官四品以上。己丑，复御崇勋殿，宴宰臣文武百官四品以上。升宋州为宜武军节镇，仍以毫、辉、颍为属郡。

六月庚戌，同州节度使刘知俊据本郡反，制令削夺刘知俊在身官爵，仍征发诸军，速令进讨。如有军前将士，怀忠烈以知机，贼内朋徒，愤胁从而识变，便能枭夷逆竖，擒获凶渠，务立殊功，当行厚赏。活捉得刘知俊者，赏钱一万贯文，便授忠武军节度使，并赐庄宅各一所。如活捉得刘知浣者，赏钱一千贯文，便与除刺史，有官者超转三阶，无官者特授兵部尚书。如活捉得刘知俊骨肉及近上都将并枭送阙廷者，赏赐有差。辛亥，驾至蒲、陕，文武百官于新安县奉迎。刘知俊弟内直右保胜指挥使知浣自维奔至潼关，右龙虎军十将张温以上二十二人于潼关擒获刘知浣，送至行在。敕：“刘知浣，逆党之中最为头角；龙虎军，亲兵之内实冠爪牙。昨者攻取潼关，率先用命；寻则擒获知浣，最上立功。颇壮军威，将除国难。所悬赏格，便可支分；许赐官阶，固须除授。但昨捉获刘知浣是张温等二十二人，一时向前，共立功效，其赏钱一千贯文数内，一百贯文与最先打倒刘知浣衙官李稠，四十三贯文与十将张温，二十人各与钱四十二贯八百五十文。立功敕命便授群府，亦缘同时立功人数不少，所除刺史，难议偏颇。宜令逐月共支給正刺史料钱二百贯文数内，十将张温一人每月与十贯文；余二十一人每月每人各分九贯文，仍起七月一日以后支給。人与转官职，仍勘名衔，分析申奏，当与施行。”是月，知俊奔凤翔，同州平。

七月乙丑，敕行营将士阵歿者，咸令所在给棺槨，津置归乡里。战卒闻之悉感涕。丙寅，命宰相杨涉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庙。改革善门为左、右银台门，其左、右银台门却改为左、右兴善门。敕：“大内皇城使诸门，素来未得严谨，将令整肃，须示条章。宜令控鹤指挥，应于诸门各添差控鹤官两人，守帖把门。其诸司使并诸司诸色人，并勒于左、右银台门外下马，不得将领行官一人辄入门里。其逐日诸道奉进，客省使于千秋门外排当訖，勒控鹤官昇抬至内门前，准例令黄门殿直以下昇进，辄不得令诸色一人到千秋门内。其兴善门仍令长官关锁，不用逐日开闭。”是日，又敕：“皇城大内，本尚深严，宫禁诸门，岂宜轻易。未当条制，交下因循，苟出入之无常，且公私之不便。须加铃辖，用戒门闾。宜令宣徽院使等切准此处分。”进封幽州节度使河间郡王刘守光为燕王。己丑夕，寝殿栋折，诸旦，召近臣诸王视栋折之迹，帝惨然曰：“几与卿等不相见。”君臣对泣久之。遂诏有司释放禁人，从八月朔日后减膳，进素食，禁屠宰，避正殿，修佛事，以禳其咎。商州刺史李稠弃郡西奔，本州将吏以都牙校李政权知州事。

八月甲午，以秋稼将登，霖雨特甚，命宰臣以下祷于社稷诸祠。诏曰：“封岳告功，前王重事；祭天肆觐，有国恒规。朕以眇身，恭临大宝，既功德未敷于天下，而灾祥互降于域中。虑于告谢之仪，有缺斋虔之礼，爰修昭报，用契幽通。宜令中书侍郎、平章事于兢往东岳祭拜禘祀讫闻奏。”又敕：“朕以干戈尚炽，华夏未宁，宜循卑非之言，用致雍熙之化。起八月一日，常朝不御金盞、崇勋两殿，只于便殿听政。”辛亥，制：诸郡如有阵歿将士，仰逐都安存家属，如有弟兄儿侄，便给与衣粮充役。赠故山南东道节度使留后王班太保，赠故同州观察判官卢匪躬工部尚书。班，故河阳将，累以军功为郡守，主留事于襄阳，为小将王求所杀。匪躬尝为刘知俊判官，知俊反，不偕行，为乱兵所害。敕：“建国之初，用兵未罢，诸道章表，皆系军机，不欲滞留，用防缓急。其诸道所有军事申奏，宜令至右银台门委客省画时引进。诸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馆准例收接”司天台奏：“今月二十七日平明前，东南丙上去山高三尺以来，老人星见，测在井宿十一度，其色光明阔大。”敕：“所在长吏放杂差役，两税外不得妄有科配。自今后州县府镇，凡使命经过，若不执敕文券，并不得妄差人驴及取索一物已上。又，今岁秋田，皆期大稔，仰所在切如条流本分纳税及加耗外，勿令更有科索。切戒所由人更不得于乡村乞托扰人。”

闰八月，襄阳叛将李洪范小将进表，帝示以含弘，特赐敕书慰谕。又制：“左冯背叛，元恶遁逃，如闻相济之徒，多是助从之辈，若能回心向国，转祸全身，当与加恩，必不问罪。仍令同、华、雍等州切加招谕，如能枭斩温韬，或以镇寨归化，必加厚赏，仍奖官班，兼委本界招复人户，切加安存。”己卯，幸西苑观稼。